

寒门贵子的跌宕人生

□口述：泽磊 整理：一帆

本故事中的章哥（章易祥）是个典型的“寒门贵子”，他质朴正直，聪明勤奋，是名校的硕士，业务能力强，更难得的是他有原则，勇于同自己的上司老潘和手下小王非法敛财的不正之风作斗争，可惜的是命运多舛，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精神出了问题，最终只好回家乡养病，令人不得不扼腕叹息。

章哥拯救了初来上海的我

20 多年前我还在成都读大三，那年假期来到了上海来看大哥，他在上海常驻，替四川总公司作期货交易。他在位于上海中山北路上一所三星级宾馆长期包了两间客房，这一常驻就是 10 多年。我老家在重庆，大哥全家生活在成都，我有时总到嫂子家帮忙，嫂子特别惦记远在上海工作的大哥，所以委托我在那年假期里一定要来上海看看大哥。我也是第一次来上海，想见识一下这座“东方之珠”的热闹繁华。

大哥是四川总公司的上海期货部主任，手下有两个期货交易员：章哥和小褚，章哥无论是从经验还是实战交易上来说，都胜后者一筹。他每次都能为单位赢取可观的利润。大哥十分器重章哥，并委以重任，前不久刚提拔他当了副主任。

我那天坐火车到火车站后便直接打车到那所宾馆，但后来才知大哥恰好不在上海，他前一天刚陪从四川总部来视察的领导报了个浙江、江苏 7 日游。我到了宾馆后到服务台打大哥的手机，他手机关机了，打他在宾馆的房间电话也没人接，这下联系不到他了。不巧的是，我的手机因为没电也关了机，这下我们彼此都联系不上了。

我在上海人生地不熟，只好在大堂沙发上守株待兔，紧盯着出入口看能不能看见大哥。等了一会儿，看见一个在大厅里来回走动的年轻人在那儿不时地打着电话，这时他看见了正在沙发上又饿又累的我，快步走了过来。他看起来有些土气。

他走到我面前，搭讪着：“你是泽磊吗？”我很惊讶，忙回答是，他如释重负，高兴道：“我叫章易祥，是你大哥的下属，是来接你的，你哥陪领导旅游，特意让我在这儿等你，我刚才打你手机打不通，你比我小，就叫我章哥吧！”

我和“寒门贵子”成了好朋友

我和章哥在那家宾馆一连生活了 7 天。小褚是南通人，领导视察时特批他不用上班，所以回南通了。因为大哥他们常包了两个房间，平时大哥一个人住一间，章哥和小褚住一间。我天生就比较外向健谈，喜欢和人打交道，虽然章哥个性和我相反，闲暇时不喜欢和人接触，喜欢一个人安静地看一些财经期货类的书，但并不妨碍我俩的融洽相处。从交谈中我得知他老家是甘肃天水市下属的一个小村子，那边生活比较贫困，他父母和两个妹妹还生活在那儿。他作为一个农家子弟，一直都相当优秀，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，高考时他不负所望，成了当年县里的高考状元。

章哥考上了南开大学，年年拿一等奖奖学金，章哥本科毕业后被保送本校研究生。他上大学以后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没和父母要过，完全是靠自己勤工助学积攒起来的，我非常佩服和欣赏他的坚韧与学识。

由于出身农村，章哥有些土气，他舍不得买衣服好好打扮自己，因为他把大部分收入都寄回了老家；他看似有些孤傲，不和人打交道，因为他平时没有可供挥霍的时间和金钱用于交往……我很敬佩他为了改变自身命运所做的努力。

接下来我在上海的一个多月里过得很快活，平时大哥忙，章哥在下班后总是带我逛逛上海的景点。一个多月后我离开上海时，大哥和章哥到车站送我，在火车要开时，大哥惊讶地发现平时不苟言笑的章哥眼圈竟然红了，而转头看我才发现也同样“没出息”。

回四川后我和章哥联系也没有断，彼此有什么心里话都向对方说。



贰柒 制图

手记>>>

“寒门贵子”，你的名字叫奋斗

几年前，北京大学研究生刘媛媛在《超级演说家》中关于“寒门贵子”的精彩演讲让观众们激动不已，博得了满堂彩。

演讲中提到她的父母没有文化，但始终明白读书对一个人的重要性。而面对这再普通不过的出身，刘媛媛也没有抱怨。她始终认为人生和人生没有可比性，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的，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感受。的确，若你一辈子都在感受抱怨，那这就是抱怨的一生，若一辈子都立志于改变命运，这就是斗士的一生。

其实所谓“寒门”就是指贫寒微贱的家庭，“贵子”则是指有出息的人，能够光宗耀祖的人。从古至今，其实“寒门出贵子”例子也是数不胜数

的。

英国 BBC 曾有这样一个纪录片叫做《人生七年》。这部纪录片选中了 14 个出身大不相同的被访者，从他们 7 岁开始，每隔 7 年做一次记录，直到他们 56 岁。

这部跨越了 49 年的纪录片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富人的孩子还是富人，穷人的孩子还是穷人。但这之中也不乏改变命运者。一个出身贫寒，叫尼克的小孩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大学教授。

改变命运，贵在奋斗，要相信自己可以杀出一条路来。章易祥这位人品不错、在工作中表现优异的“寒门贵子”却由于上司的迫害走向了令人哀叹的人生结局。

章哥郁郁不得志

转眼过了一年大学毕业了，我没有丝毫犹豫地来到了上海打拼，一来这里有大哥和章哥，二来这里是一座未来有无限可能的大城市。沾大哥的光，我平时和大哥住在一起，整天在宾馆里出入，很潇洒。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找工作，终于沪上有一家文化公司录用了我当编辑。

在那段时间，章哥通过沪上公园的“相亲角”结识了一位浙江的女孩，比他小 5 岁，是一名幼儿园教师，性格开朗，章哥非常爱她。

不过好景不长，大哥的四川总公司不久后新调来了一个中层干部，接替大哥担任上海期货部主任。新领导姓潘，是一位 40 多岁的中年人，没啥能力，年轻时靠溜须拍马和找了个总公司总经济师的老丈人才得以升迁。

听大哥说，他最看不惯像老潘这种势利的人。据说老潘年轻时处了个女朋友，已经快谈婚论嫁了，准老丈人是市里的某位实权领导。但婚礼前夕，准老丈人被双规，倒了台，老潘立马变脸，婚礼取消，蹬了女朋友，在两个月内就找了如今这位总公司总经济师的千金。这千金还真是“千斤”，足有 180 多斤。

因双重打击进了精神病院

我开门见山地问起了章哥的近况，小褚长叹一声连说了三声惨字，原来章哥被解雇了，已经被赶出了公司。我听后大吃一惊，忙问为什么，原来老潘和小王手脚很不干净，靠作假账的方式非法敛了很多不义之财。章哥有一次无意之中发现了，素来耿直的他就给四川总公司的监察部门打电话举了报。但举报结果没有下文，还被在总公司有眼线的老潘发现了。他勃然大怒，借着莫须有的罪名把章哥给解雇了。这还不算，他还倒打一耙，在章哥的工作评价里说尽了坏话，什么脏水都往他身上泼，说章哥手脚不干净，心胸狭窄，业务水平不行……反正就是不想让同行业的公司录用他。我听后十分愤慨。

但是我很不解，便问小褚：“老潘他们以前不是不敢得罪章哥吗？开除了章哥就靠你不是独木难支嘛？”提到这个，小褚更是气愤，老潘已经决定撤销这个上海期货部，下个月就准备关门了，反正老潘不做这个主任，回总公司也是平级调动，可小褚就惨了，一下子成了无业青年。

章哥处境变得极其艰难，他被扫地出门，到处求职，往往用人单位对他印象不错，但看了他工作评价后就没了下文。而更惨的是以前和他发展稳定的女友看他穷困潦倒，狠心地离开了他。

小褚和我临告别时，把章

新领导既然来了，经过几天的交接后，大哥就要回成都工作了。大哥回四川后，我就不能在宾馆里借住了，所以我赶紧抽空去了一家房产中介店，找到了附近的一室户。

转眼半年多过去了，我发现章哥越来越消沉了，跟大哥在上海时的精神状态简直是判若两人，到我这儿不是借酒消愁就是不断埋怨老潘是小人，说老潘不断暗示管自己要好处。章哥十分鄙视行贿的行径，干脆不理睬，老潘就给他穿小鞋，还把章哥的副主任职务给撤掉了，让后来从四川总公司调来上海的一名姓王的下属担任。那人对期货一窍不通、对溜须拍马很精通的同等货色。

章哥气不过，有时就跟老潘、小王他们顶撞。老潘他们气坏了，但不敢太得罪章哥，生怕他真撸摊子不干了走人，要知道整个上海期货部只有章哥一人在支撑业务，小褚同他相比业务上面要差很多，小王简直是滥竽充数。

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八个月，章哥将近有两个月没来我这了，打他手机又打不通，我只好找到他常住的宾馆，但章哥不在，老潘和小王也不在，小褚接待了我。

哥新的手机号码给了我。我回家后就给章哥打了电话，接通后他情绪激动地告诉我。他暂时回甘肃天水老家了，主要是最近发生这么多不愉快的事，他想暂时休息一下。令我担心的是：章哥在电话那头情绪不是很稳定，一会儿愤怒、一会儿又哭泣。章哥也是真倒霉呀，但愿他能从挫折中站起来。

又过了半年多，他来电话了，我一接，发现对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陌生人，经过解释后才知道，这个人是章哥的父亲。他告诉我，章哥精神状况出了问题，时而清醒时而糊涂，情绪也喜怒无常。看来，前一段的打击对他的影响简直是毁灭性的，尤其是他爱的女朋友无情地离开他。他家人把他送进了县里的精神病院。因为他以前清醒时曾经跟他父亲说过我的手机号码，并说这是他真心的朋友，所以老人家特意打电话告知我一声。我听了百感交集，忙问自己用不用去天水看看章哥？他父亲说不用，因为章哥如今精神上已经不清醒，去了也认不出来，没有意义。

又过了一年多，再打这个手机已经停机了，至此我和章哥彻彻底底地失去了联系。

转眼 20 多年过去了，不知道章哥过得好不好？他命运多舛，本来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才子，却弄到今天这步田地……